

高級中學第一二學年下學期用

(孟子)

讀經課本

四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

高級中學校用

讀經課本（全六冊）

△（第四冊定價大洋二角）

（外埠酌加郵費運費）

集註者 朱

發行人

印刷者

總發行所

上海北編路三三一號 駱 聲

上海北編路三三一號 駱 聲

上海四馬路三一〇號 大東書局

分發行所

開封 安慶 常州 無錫 信陽
南京 北平 天津 濟南 杭州 重慶
徐州 漢口 廣州 哈爾濱 新加坡

大東書局



（本書校對者朱哲材）

讀經課本編輯大意

一 本書專供初高中學生讀經之用

二 本書完全以朱熹集註之四書古本爲根據

三 本書分初中用六冊高中用六冊依照規定

篇次及分卷編訂以每學期讀完一冊爲度

四 經文及集註分別大小字體均用特創仿宋

排印極爲醒目

孟子第六篇

朱熹集註

告子章句上

凡二十章

告子曰。性猶杞柳也。義猶桮棬也。戕賊人性爲仁義。

猶以杞柳爲桮棬。

桮音杯。棬丘圓反。○性者。人之所以爲性也。天理也。杞柳。桮柳。桮柳。桮棬。屈木所爲。若厄匱之屬。告子言人性本無仁

義。必待矯揉而後成。如荀子性惡之說也。

孟子曰。子能順杞柳之性。而以爲桮

棬乎。將戕賊杞柳。而後以爲桮棬也。如將戕賊杞

柳。而以爲桮棬。則亦將戕賊人。以爲仁義與。率天

下之人。而禍仁義者。必子之言夫。

戕音牆。與平聲。夫音扶。○言如此。則天下之人。皆以仁義

爲害性而不肯爲，是因于之言，而爲仁義之禍也，

告子曰：性猶湍水也。決諸東方，則東流；決諸西方，則西流。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，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。

湍，他端反。○湍，波流湍同之貌也。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，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。

孟子曰：水信無分

於東西，無分於上下乎？人性之善也，猶水之就下也。人無有不善。水無有不下。

言水誠不分東西矣，然豈不分上下乎？性即天理，未有不善者也。

今夫水，搏而躍之，可使過顙；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。是豈水之性哉？其勢則然也。人之可使爲不善，其

性亦猶是也。

夫音扶搏補各反。○搏、擊也。躍、跳也。額、額也。水之過額在山，皆不就下也。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，但爲搏激所使，而逆其

性耳。○此章言性本善，故順之而無不善，本無惡，故反之而後爲惡，非本無定體，而可以無所不爲也。

告子曰：生之謂性。

生，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。告子論性，前後四章，語雖不同，然其大指，不外乎此，與近世佛氏所謂

作用是性者，略相似。

孟子曰：生之謂性也。猶白之謂白與？曰：然。

白羽之白也，猶白雪之白。白雪之白，猶白玉之白。

與？曰：然。

與平聲下同。○白之謂白，猶言凡物之白者，同謂之白，更無差別也。然白羽以下，孟子再問，而告子曰：然，則是謂凡有生者，同是一性矣。

則犬之性，猶牛之性。牛之性，猶人之性，與？

孟子又言若果如此，則犬牛

與人皆有知覺，皆能運動，其性皆無以異矣。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，而不能對也。○愚按性者，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。生者，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。性，形而上者也。氣，

形而下者也、人物之生、莫不有是性、亦莫不有是氣、然以氣言之、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、以理言之、則仁義禮智之稟、豈物之所得而全哉、此人之性、所以無不善、而爲萬物之靈也、告子不知性之爲理、而以所爲氣者當之、是以杞柳湍水之喻、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、縱橫繆戾、紛紜舛誤、而此章之誤、乃其本根、所以然者、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、人與物同、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、人與物異也、孟子以是折之、其義精矣、

告子曰。食色性也。仁內也。非外也。義外也。非內也。

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、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、卽其性、故仁愛之心生於內、而事物之宜由乎外、學者但當用力於仁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、孟子曰。

何以謂仁內義外也。曰。彼長而我長之。非有長於我也。猶彼白而我白之。從其白於外也。故謂之外也。長上聲下同。○我長之、我以彼爲長也、我白之、我以彼爲白也、曰。異於白馬之白也。無以異。

於白人之白也。不識長馬之長也。無以異於長人

之長與。且謂長者義乎。長之者義乎。

與平聲下同。○張氏曰，上異於二字疑衍，李氏

曰，或有闕文焉。愚按白馬白人，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。長馬長人，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。白馬白人，不異，而長馬長人不同，是乃所謂義也。義不在彼之長，而在我長之之心

，則義之非外明矣。

曰。吾弟則愛之。秦人之弟，則不愛也。是以

我爲悅者也。故謂之內。長楚人之長，亦長吾之長。

是以長爲悅者也。故謂之外也。

言愛主於我，故仁在內，敬主於長，故義在外。

曰。

耆秦人之炙，無以異於耆吾炙。夫物則亦有然者

也。然則耆炙亦有外與。

耆與嗜同。夫音扶。○言長之耆之，皆出於心也。林氏曰，告子以食色爲性，故因其所明者而通

之、○自篇首至此四章、告子之辯、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、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、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、勿求於心者、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、

孟季子問公都子曰。何以謂義內也。孟季子、疑孟仲子之弟也、蓋聞孟子之言而未

達、故私論之、

曰。行吾敬。故謂之內也。

所敬之人雖在外、然知其當敬、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、則不在外也、

鄉人長於伯兄一歲。則誰敬。曰。敬兄。酌則誰先。曰。先酌鄉人。所敬在此。所長在彼。果在外。非由內也。

長上聲○伯、長也、酌、酌酒也、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、而季子又言如此、則敬長之心、果不由中出也、

公都子不能答。以

告孟子。孟子曰。敬叔父乎。敬弟乎。彼將曰。敬叔父。曰。弟爲尸。則誰敬。彼將曰。敬弟。子曰。惡在其敬叔

父也。彼將曰：在位故也。子亦曰：在位故也。庸敬在

兄。斯須之敬在鄉人。

惡乎聲○尸、祭祀所主以象神、雖子弟爲之、然敬之當如祖考也、在位、弟在尸位、鄉人在賓客之位

也、庸、常也、斯須、暫時也、言因時制宜、皆由中出也、

季子聞之曰：敬叔父則敬。敬弟

則敬。果在外。非由內也。公都子曰：冬日則飲湯。夏

日則飲水。然則飲食亦在外也。

此亦上章耆炙之意○范氏曰、二章問答、大旨略同、皆反覆譬喻

、以曉當世、使明仁義之在內、則知人之性善、而皆可以爲堯舜矣、

公都子曰：告子曰：性無善無不善也。

此亦生之謂性、食色性也之意、近世蘇氏胡氏

之說、豈如此、

或曰：性可以爲善。可以爲不善。是故文武興

則民好善。幽厲興，則民好暴。

好去聲。此卽湍水之說也。

或曰：有性善。

有性不善。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，以瞽瞍爲父而

有舜，以紂爲兄之子，且以爲君，而有微子啓、王子

比干。

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，按此文，則微子、比干，皆紂之叔父，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，疑此或有誤字。

今曰：性善，然

則彼皆非與。

與平聲。

孟子曰：乃若其情，則可以爲善矣。

乃所謂善也。

乃若，發語辭，情者，性之動也，人之情，本但可以爲善，而不可以爲惡，則性之本善可知矣。

若夫爲

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

夫音扶。才，猶材質，人之能也，人有是性，則有是才，性既善，則才亦善，人之爲不善，乃物欲陷溺而然。

非其才之罪也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恭

敬之心。人皆有之。是非之心。人皆有之。惻隱之心。仁也。羞惡之心。義也。恭敬之心。禮也。是非之心。智也。仁義禮智。非由外鑠我也。我固有之也。弗思耳矣。故曰。求則得之。舍則失之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。不能盡其才者也。愚去聲。舍上聲。蓰音師。○恭者。敬之發於外者也。敬者。恭之主於中者也。鑠。以火銷金之名。自外以至內也。算。數也。言四者之心。人所固有。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。所以善惡相去之遠。由不思不求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。前篇言是四者。爲仁義禮智之端。而此不言端者。彼欲其擴而充之。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。故言有不同耳。詩曰。天生蒸民。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夷。好是懿德。孔子曰。爲此詩者。其知道乎。故有物。

必有則。民之秉夷也。故好是懿德。

好去聲。詩大雅蒸民之篇、蒸、詩作蒸、衆也、物、事

也、則、法也、夷、詩作彝、常也、懿、美也、有物必有法、如有耳目、則有聰明之德、有父子、則有慈孝之心、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、故人之情、無不好此懿德者、以此觀之、則人性之善可見、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、皆不辯而自明矣、○程子曰、性、卽理也、理、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、才稟於氣、氣有清濁、稟其清者爲賢、稟其濁者爲愚、學而知之、則氣無清濁、皆可至於善、而復性之本、湯武身之是也、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、則有暴自棄之人也、又曰、論性不論氣不備、論氣不論性不明、二之則不是、張子曰、形而後有氣質之性、善反之、則天地之性存焉、故氣質之性、君子有弗性者焉、愚按程子此說才字、與孟子本文小異、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、故以爲才無不善、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、則人之才、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、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、二說雖殊、各有所當、然以事理考之、程子爲密、蓋氣質所稟、雖有不善、而不害性之本善、性雖本善、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、學者所當深玩也、

孟子曰。富歲子弟多賴。凶歲子弟多暴。非天之降

才爾殊也。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。富歲、豐年也，賴、藉也，豐年衣食饒足，故

有所賴藉而爲善，凶年衣食不足，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。今夫粦麥播種而耰之，其地同。

樹之時又同。淳然而生，至於日至之時，皆熟矣。雖

有不同，則地有肥磽，雨露之養，人事之不齊也。扶音

音牟，耰音憂，磽苦交反。○粦，大麥也，耰，覆種也。日至之時，謂當成熟之期也。磽，瘠薄也。故凡同類者，舉相似

也。何獨至於人而疑之？聖人與我同類者。聖人亦人耳，其性之善無不

同也。故龍子曰：「不知足而爲屨，我知其不爲蕢也。屨

之相似，天下之足同也。」蕢音匱。○蕢，草器也，不知人足之大小，而爲之屨，雖未必適中，然必似足形，不至成蕢也。

口之於味。有同耆也。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。如使口之於味也。其性與人殊。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。則天下何耆。皆從易牙之於味也。至於味。天下期於易牙。是天下之口相似也。耆與嗜下同。○易牙。古之知味者。

言易牙所調之味。則天下皆以爲美也。

惟耳亦然。至於聲。天下期於師曠。是

天下之耳相似也。

師曠。能審音者也。言師曠所和之音。則天下皆以爲美也。

惟目亦然。至

於子都。天下莫不知其姣也。不知子都之姣者。無

目者也。

姣。古卯反。○子都。古之美人也。姣。好也。

故曰。口之於味也。有同耆焉。

耳之於聲也。有同聽焉。目之於色也。有同美焉。至於心。獨無所同然乎。心之所同然者。何也。謂理也。義也。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故理義之悅我心。猶芻豢之悅我口。然。猶可也。草食曰芻。牛羊是也。穀食曰豢。犬豕是也。程子曰。在物爲理。處物爲義。體用之謂也。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。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。非有以異於人也。程子又曰。理義之悅我心。猶芻豢之悅我口。此語親切有味。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。真猶芻豢之悅口。始得。

孟子曰。牛山之木。嘗美矣。以其郊於大國也。斧斤伐之。可以爲美乎。是其日夜之所息。雨露之所潤。

非無萌蘖之生焉。牛羊又從而牧之。是以若彼濯濯也。人見其濯濯也。以爲未嘗有材焉。此豈山之

性也哉。

藥五割反。○牛山、齊之東南山也。邑外、謂之郊。言牛山之木、前此固嘗美矣、今爲大國之郊、伐之者衆、故失其美耳。息、生長也。日夜之所息

、謂氣化流行、未嘗間斷、故日夜之閒、凡物皆有所生長也。萌、芽也。蘖、芽之旁出者也。濯濯、光潔之貌。材、材木也。言山木雖伐、猶有萌蘖、而牛羊又從而害之、是

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、

雖存乎人者、豈無仁義之心哉。其所以放

其良心者、亦猶斧斤之於木也。旦旦而伐之、可以爲美乎。其日夜之所息。平旦之氣。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。則其旦晝之所爲。有梏亡之矣。梏之